從展覽到口述歷史——藤田安二與臺灣植物利用的另一篇章

文／葉若鋆[1]、林建融[2]、蔡蕙光[3]、陳建文[4]
圖／葉若鋆 、林建融 、吳慈芳 、鄧永芳

圖 1　「和名」為犬香薷的植物——石薺苧（攝影／林建融）

[1] 林業試驗所林產利用組
[2] 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
[3] 林業試驗所森林生態組
[4] 林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
[*] 通訊作者（zoeyeh@tfri.gov.tw）

從犬香薷開啟的歷史尋訪

2022年秋天，在宜蘭雙連埤「香氣島讀」活動中，除了向參與民眾介紹現場蒸餾的石薺薷（*Mosla scabra* (Thunb.) C.Y.Wu & H.W.Li）精油，也分享一位日籍植物化學家——藤田安二的故事。當時，我們決定沿用他在文獻中使用的植物「和名」，將這款富含沉香醇的石薺薷稱為「犬香薷」，這不僅代表商品名稱的宣告，更希望重新連結一段逐漸被遺忘的臺灣植物利用史。

我們與藤田安二的相遇，從石薺薷精油研究出發，逐步爬梳總督府時期的文獻，進而延伸至藤田安二對臺灣植物利用的研究，也一路追尋這位至純至性的學者及其一生的研究歷程。當研究成果逐漸累積，學術論文已難以完整承載其中的人物故事與歷史脈絡，我們開始思考，能否透過展覽等形式，讓更多人認識藤田安二。就在此時，與藤田安二的長子藤田真一教授取得聯繫，他不僅提供了珍貴的照片、文獻與展品，更成為解讀許多史料的重要線索，於是原本的偶然，似乎串連成一段必然，甚至開啟了全新的路徑。

2025年9月17日至11月12日，林業試驗所於林業技術服務大樓一樓策劃「藤田安二と犬香薷」特展，透過植物、文獻、標本與影像，向社會介紹這位曾深耕臺灣十九年（1928-1947）的植物化學家；展覽期間，更邀請藤田安二的長子同為植物化學學者的藤田真一教授及夫人來臺，共同走訪其父親曾經工作與生活的地方。今年，我們再次循著藤田安二的足跡前往日本福山，也讓這段跨越近百年的植物利用故事，有了新的延續。

從展覽到口述歷史

如何將生硬的歷史文獻和學術研究，轉化為一般民眾可理解的展示，是本次展覽的挑戰之一。將特展主題和5個單元皆以能直觀理解的日文漢字為標題，以避免過多的中、日文並列造成的民眾閱讀負擔。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邀請年事已高的藤田真一教授來臺觀展，使得這場展覽也成為一次珍貴的口述歷史調查，展場裡的每一件展品，都像一把鑰匙，打開一段文獻從未記錄的記憶。

透過真一老師的視角，再次回到特展現場，首先是展場入口以石蕡蓂為主角的主視覺海報（圖2），真一老師一眼看到的卻是背景上他所做的桉樟（*Camphora officinarum* Nees var. *nominale* (Hayata) K.F.Chung & C.L.Hsieh）枝葉精油的氣相層析圖。「総督府工業研究所の藤田安二」單元中真人大小的人形立牌映入眼簾時（圖3），他忍不住笑了起來，原本略顯拘謹的氣氛，也因此放鬆許多；《植物精油の基礎研究》一書的展品引發了遺返時的記憶，父親將珍貴的研究手稿放進年幼兒子的背包，以避免不必要的盤點和查扣，返日出版後又和父

圖2　「藤田安二と犬香蓼」特展的主視覺（資料提供：徐璽設計有限公司）

親一起寄送這本書到大學和圖書館。「藤田安二の足跡」單元投影播放的詩句是父親浪漫的一面，老家還留有藤田年少時所寫詩作和小說；臺灣地圖則標示出藤田所踏查過的地點，有的連結到植物精油研究，有的則是臺灣山岳會或臺灣植物同好會的活動，兒子們卻不曾聽父親提及攀登新高山的事（四子泰夫曾來臺登玉山）。翻看「台湾植物同好会の藤田安二」單元中的特製大型書，真一老師笑稱自己其實也是《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成書過程中的一位「小小試吃員」，吃了不少母親煮的野草料理；印象中父親總是在工作，年幼的真一更多的是與母親相伴，在山區疏散地，聽見婦女們得知日本戰敗後的啜泣聲，遣返前和母親在大學校門口拋售書籍物件。來到「大阪工業試驗所の藤田安二」單元，在公家宿舍成長的少年真一幫忙照料所裡的實驗植物，溫和的父親會在餐桌上問實驗的進度，自己第一篇關於藿香（*Agastache rugosa* (Fisch. & C.A.Mey.) Kuntze）的研究，也是父親替他選定的主題。「藤田安二の紀事年表」單元上則標示出真一老師和父親共同發表的論文，以及父親任內病故後所發表的遺作（圖4）；在看到化學結構式時，真一老師不失學者本色，細細地向我們講解了沉香醇的生合成路徑和石蒜屬分類的關聯。有些往事，連藤田夫人也是第一次聽見；也有些，甚至是真一老師自己未曾想起的記憶，都在此時流淌而出。

圖3　特展中在藤田安二人形立牌前暢談的藤田真一夫婦（攝影／鄧永芳）

圖4　特展中藤田真一教授在紀事年表前，說明和父親藤田安二共同發表的文獻。（攝影／吳慈芳）

帶著父母回到臺灣——藤田真一伉儷來臺

在臺灣出生的真一老師，1947年離開臺灣時還是個9歲的孩童，如今已是八旬老者，戰後就讀和平學校，還能用中文數數和說「我不知道」。此次來臺的下榻處特別安排在「三橋町」（今中山區康樂里），真一老師還記得鑽過綠籬到乃木大將的石碑（今康樂公園）的兒時情景，難掩興奮地跟我們分享他發現盤結於舊牆垣的榕樹像極小時候曾爬過的大樹。

我們走訪了臺北植物園內的腊葉館，和臺灣大學的植物標本館，特別觀看了藤田安二所留下的植物標本，真一老師說起臺灣家裡特別訂製打開來一層層的標本櫃，還有黑色標本夾、胴亂和登山杖。真一老師問我們和他的故鄉同名「福山」的名稱由來，我們也曾對此巧合有著跨越時空的連結感。在福山植物園時，真一老師從懷裡拿出父母的相片，說他帶著父母一起回到臺灣（圖5），引得我們一陣驚呼。真一的母親是松木家族的小姐，年輕時就隨伯父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來臺，後來嫁給了藤田安二。於是我們特別安排前往位於總統府後方的臺電社長宿舍，和在日月潭畔重塑的松木幹一郎胸像。五天緊湊的行程，在一次次對話與踏查中，也逐漸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圖5　藤田真一教授從上衣口袋取出父母藤田安二夫婦的合照（攝影／葉若鋆）

令人驚喜的是在特展要結束的最後一天，藤田真一伉儷以自由行的方式再次來臺，不再受限行程安排的真一老師，以返鄉遊子的心情在臺北街頭漫步；從臺北火車站經總統府走到林試所，另外，重溫以前為父送餐的路線從三橋町到工業研究所（今教育部）。前次來臺已帶了很多藤田安二的研究論文，以及臺灣植物同好會、臺灣山岳會的資料，此次由於更加清楚我們所關注的議題，帶來藤田在臺時所用植物相關的書籍，包括金平亮三、佐佐木舜一的著作，還有鈴木重良遺留下來工藤佑舜所著 *Labiatarum Sino-japonicarum Prodromus*（暫譯：中國日本產唇形科植物）等。

循著藤田安二的足跡走進福山

從研究文獻中雖可看到在臺期間，藤田安二返鄉福山採集植物的記錄，也能循著研究歷程勾勒出他在臺灣與大阪的輪廓，而作為生命起點與歸宿的故鄉福山又是什麼樣貌。走進藤田老家，更深刻感受到，今日仍能完整保存這批資料，除了時代的幸運，更來自家族數代人的珍惜與守護。老家附近住吉神社的鳥居上刻著昭和11年（1936年）的題記，石欄杆上則刻著藤田安二的名字（圖6），那是祖母為遠赴臺灣工作的兒子祈福所捐建，穿過福山城初代藩主水野勝成家族的墓園，藤田家族就是在四百年前跟隨藩主從奈良遷移到福山；藤田安二

於1973年1月重修藤田家墓，那一帶和建城時的規劃一致，主要是寺廟與墓園，我們一時誤以為作為家臣才有幸葬在藩主附近，引得藤田夫婦一笑。真一老師在墓前輕聲報告我們的來訪。他說收到林業試驗所電子郵件那天正在預訂藤田安二五十回忌法會，對多數日本家庭而言，五十回忌象徵一個階段的圓滿，此後併入祖先牌位，原以為父親的一生至此畫下句點，從未想過，年過八十，還能再次以「藤田安二之子」的身分，踏上父親曾經生活與工作的臺灣。

圖6　福山住吉神社的石欄杆刻著藤田安二（攝影／葉若鎏）

老家原為真一老師年逾百歲的母親晚年居住之處，戰後遣返回日本時，由於貴重物品與現金皆受到限制，她在一家六口的行李箱中塞進糖果與砂糖返回福山變賣；此後，終其一生未能再訪臺灣，只曾在沖繩旅行時感慨和臺灣有著相似的風貌。藤田安二本身就保有詳實記錄收存的習慣，非常珍惜自己所發表的作品，晚年時即詳列了個人發表清單，老家收存著40餘本的日記記錄了從20歲到73歲的藤田安二，20歲時所做的詩集手稿「アルケミスト（錬金術士）」內容多見自然觀察的題材，彷彿也預示了他此後一手化學一手植物的人生。真一老師則在父親逝去後，取下大阪工業試驗所實驗室門口「精油研究室」的標示牌，整理未完成的研究數據並出版遺作，同時將父親有關植物與山林的散記編輯成冊，以詩稿〈欣求〉為題，分送母親與弟弟們留存。

庭園裡至今仍保留1948年3月藤田安二親手播種的圓葉肉桂（*Cinnamomum daphnoides* Siebold & Zucc.），種子則是由種子島的佐佐木舜一所帶來的（圖7），還有真一老師研究相關的日向夏、花柚、扁實檸檬等各式柑橘屬植物。屋內則收藏著藤田返日後蒐集的臺灣相關書籍，包括松島剛、佐藤宏所著的《臺灣事情》、堀川安市的《臺灣の植物》、正宗嚴敬的《臺灣植物目錄》，投射出對臺灣的念想，牆上懸掛的一幅木瓜畫（圖8），更隱約映照出藤田一家的臺灣記憶。這幅畫出自工業研究所技手山下武夫，其作品多次入選臺灣美術展覽會和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

圖7　藤田安二親手播種的圓葉肉桂（攝影／葉若蓼）

圖8　藤田老家牆上懸掛的木瓜畫（攝影／葉若蓼）

文獻之外的人生

多年來，我們透過標本、文獻與論文，拼湊藤田安二的一生；然而真正讓這位植物化學家重新鮮活起來的，卻是藤田真一一句句關於「父親」的回憶。那些展場中的停留、一件件展品喚起的父子記憶，以及一句「我帶著父母一起回到臺灣」，補足了史料無法記錄的人生，也讓這段跨越近百年的植物研究，不只是知識的傳承，更是一段跨越世代的人與人相遇。對歷史研究而言，口述記憶並非只是史料的補充，更讓我們理解，科學研究從來不是孤立完成的。每一篇論文、每一本著作、每一次植物採集的背後，都有家人的陪伴、時代的變遷，以及一段值得被記錄的人生。對我們而言，「藤田安二と犬香蓼」特展的落幕，並不是這段研究的終點，而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未來，這些來自文獻、家族與田野的故事，仍將持續交織，讓臺灣植物利用中更多未竟的篇章，被重新看見。